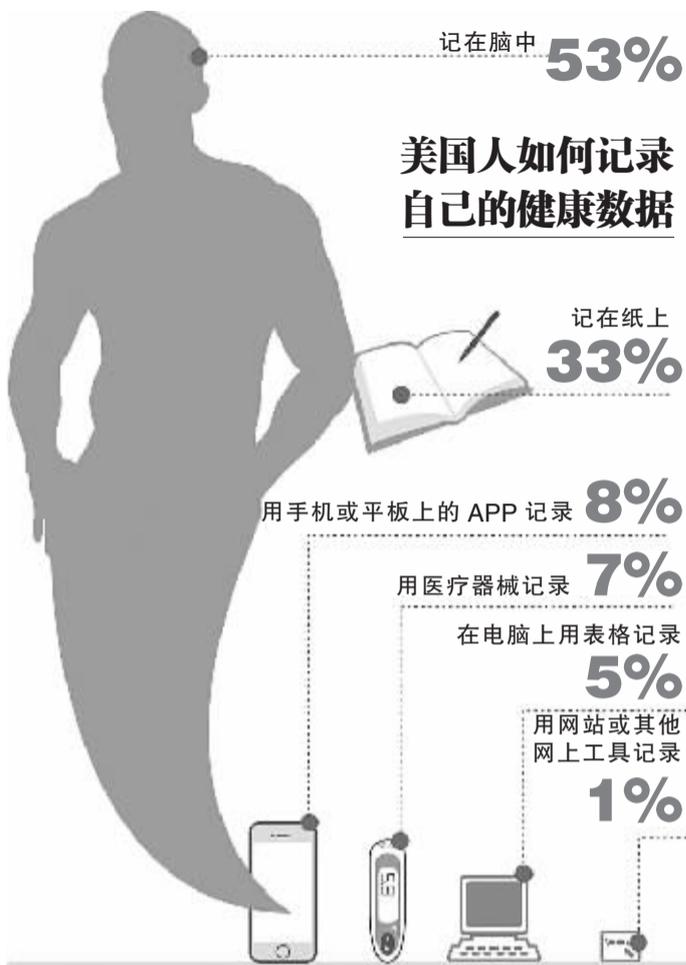


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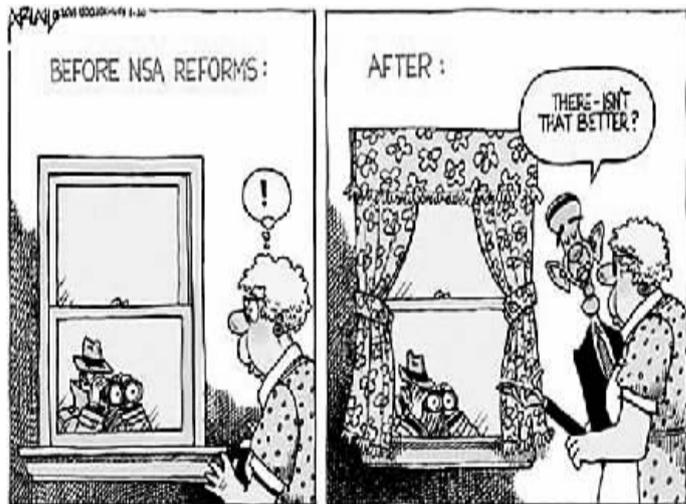


类似于FitBit和Jawbone UP这样的可穿戴健康管理设备逐渐流行,不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虽然有60%的美国成年人很关注并会追踪自己的健康数据,但只

有9%的人会使用移动设备上的APP或者网上工具来作记录。半数的人说用脑子记就行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用铅笔(调查问题为多选)。

张泽红 制图

漫画



奥巴马为改革NSA提出了7项改革措施,被人指为“假改革”。

townhall.com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报告称班加西使馆遇袭可避免,希拉里再遭质疑。

townhall.com

时评

中国中东外交需稳健心态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教授

中东变局爆发三年多来,中东地区形势和中国的中东外交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调整。不久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中东五国,更加明晰地宣示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转型、地区热点问题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凸显了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对中东战略投入的增强。与此同时,无论是中东地区国家,还是在中国进行战略收缩的美国,都期待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国内舆论界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加强也颇有期待,甚至有盲目乐观和冒进的情绪存在。在笔者看来,中国在增强参与中东事务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做到既有信心,又有耐心,进而树立稳健的战略心态。

增强战略运筹的信心

从经济层面看,地区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需要呈不断上升的态势,中国与中东的经贸、能源、投资合作使双方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

从政治层面看,中国中东外交的政治环境呈相对改善的态势。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主张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热点问题、反对外部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等应对中东变局的政治立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部分地区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在逐步缓解,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回到政治轨道也验证了中国立场的

正确性。在大国关系层面,中东事务已成为中俄战略协作机制、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和“金砖国家”对话机制的重要内容,并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平台。叙利亚政策和伊朗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引发的地区盟友国家的强烈不满,也在客观上有利于改善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地区环境。

从中国自身的外交战略调整方面看,新一代领导集体更加重视积极进取和有所作为,“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等外交理论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真、实、亲、诚”和对周边国家“亲、诚、惠、容”等外交理念的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巴以问题、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等热点问题参与程度的增强,都为中国的中东外交提供了更深厚的理念支撑和更有效的政策抓手。

保持战略谨慎的耐心

首先,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建设仍将是一个艰巨的长期过程。

在硬实力方面,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与政治、军事存在不足的矛盾,通过类似中国海军参与印度洋反海盗、为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提供护航等安全事务,并在印度洋沿岸进行补给基地建设,提升中国军事力量的远程投送能力,增强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能力建设,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尚缺乏为中东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足够能力,西式民主治理模式和西方价值观对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依然不容

低估,如何加强对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塑造能力,寻求双方在价值观领域的共识;如何在中东事务中彰显中国外交理念,增强中国的道义影响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都是中国中东外交必须正视的问题。

其次,中国必须始终对中东事务本身和大国博弈的复杂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中东历来是帝国霸权的坟墓,大英帝国、前苏联和美国等霸权国家均在中东遭遇严重挫折。几年来,阿拉伯大变局的冲击和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导致中东地区格局急剧变动,地区势力和大国博弈异常复杂。在参与中东事务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平衡中俄与中美关系,如何平衡阿拉伯世界、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四大力量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地区内战略支点国家的关系,如何研判和应对叙利亚危机、伊核问题、巴以问题、阿富汗问题(尤其是美国撤军后中国的政策选择)的新变化,都需要高超的外交智慧和艺术。

最后,中国应对自身外交战略与外交倡议实现的难度和面临的挑战有清醒的认识。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为例,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无疑包含了地缘安全战略、西部对外开放与区域一体化战略、文明对话等一系列丰富的内涵,为中国对包括中东在内的欧亚大陆进行战略经营提供了新理念和机制,但如何准确界定“丝路”战略的内涵以及区域上的“带宽”和“带长”;如何消除俄罗斯以及区域内部分国家的误解和猜疑;如何防范“三股极端势力”的安全威胁;如何统筹好国内的总体布局 and 资源配置,都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美国在变强大吗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
研究员

近日,美联储表示将在未来一个半月内第二次削减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的计划,美联储曾在去年12月宣布,从2014年1月开始,将每月购债规模从850亿美元削减至750亿美元,而此次进一步减少购债意味着美联储对美国2014年实现稳健甚至是强劲增长颇有信心。

见微知著,如果美国经济向好发展是一种确定趋势的话,那么,金融危机以来习惯于讨论“美国衰落”的人们或许应该认真思考另一种可能性:一个强大的美国是不是正在回来。

所谓美国变得更加强大,并不是绝对意义上而言,而是将当前的美国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美国相比。美联储官员1月14日表示,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2014年有望达到3.5%。失业率则从2009年的10%降至目前的7%左右。此外,2013年度美国政府预算赤字降至6500亿美元以下,这是2008年以来的最小规模赤字,约为2011年的一半。

毫无疑问,美国“走出危机”的表现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为抢眼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金融危机,美国更清楚地认识到制约经济发展、损害竞争力的突出问题,比如实体经济“空心化”、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老化、教育水平下降以及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等等。如果简单描述奥巴马的大战略,即“对内强本固基、对外低成本维护霸权”。这些年来,奥巴马

政府之所以在对外动武方面慎之又慎,主要是其坚信军事手段无法很好解决外交问题,“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只有美国重新振兴自己,它才有实力和信心维持在世界上的所谓“领导地位”。

近年,虽然美国在世界上仍是麻烦缠身,但它同时也在尽可能地“向内看”,美国正在悄然发生很多有着重要影响的变化。从实体经济看,美国制造业复苏势头非常明显,过去50年来制造业占GDP份额下滑的势头首度发生逆转,主要推动因素包括国内“能源革命”、劳动力成本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为低廉等。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这场“能源革命”对美国年度GDP增长的贡献值达到4%,并能在2020年前创造170万个新就业岗位。2014年,美国很可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此外,波士顿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正成为发达国家中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新增250万-500万个与制造业相关的就业岗位。美国企业的经营活跃程度在上升,摩根士丹利估测,2013年和2014年美国公司的资本支出会增长6%,而2012年的增速仅为2.25%。

相比过去几年,美国战略界人士的信心有所回升。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将保持全球领导地位,这或许不是因为美国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美国的对手们都更加虚弱;如果美国有问题,那么,美国的对手们面对的挑战则更大。目前华盛顿最“火”的智库之一、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项目副主任拉特纳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美国没有衰落,它拥有“战略新优势”的时代即将来临,华盛

顿准备再次领导世界。他强调说,美国拥有人口、地理条件、高等教育和创新等方面的极优组合;美国军队正在获取新的技术优势,并研发能应对联合行动和大规模战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大多是美国的盟友。此外,美国正在推动重塑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并在网络、太空等新型安全问题上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以确保美国的长期繁荣和安全。

然而,并非一切都是好消息,除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社会分化之外,一个更大的挑战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机能失调”。2013年10月,共和党凭借其在众议院多数地位誓与奥巴马政府一较高下,企图迫使后者在医保法案等具有“大政府”色彩的政治议程上退让,哪怕以美国国家债务违约、联邦政府关门为代价。这不仅使美国难以有效解决自身发展面临的诸多结构性难题,还导致全球经济因华盛顿的“走边缘”政治斗争游戏而陷入周期性困扰。

显然,美国未来何去何从,无论是乐观看法还是悲观看法,都会给中国带来重要启示。美国或许会变得更加强大,那么,中国就需要向这个强大对手学习,学习美国直面新的挑战、不断进行自我变革的危机感和韧性,中国还需尽早筹谋如何应对一个转强的美国,一个实力恢复或较前上升的美国会更好相处吗?当然,美国或许会因财政危机、社会不平等、政治体制“机能失调”等因素而裹足不前,难道中国不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相似的挑战吗?在一个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复杂的时代,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对手,必要时要善于和勇于向对手学习,显得尤为重要。